

地中海东岸诸港

[法]阿敏·马卢夫/著 牛振宇/译

LES ECHELLES DU LEVANT

海外借

民主与建设出版社

地中海东岸诸港

[法] 阿敏·马卢夫 / 著 牛振宇 / 译

民主与建设出版社

·北京·

©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, 2018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地中海东岸诸港 / (法) 阿敏·马卢夫著; 牛振宇译. -- 北京: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, 2018. 9

ISBN 978-7-5139-2298-2

I. ①地… II. ①阿… ②牛… III. ①长篇历史小说 - 法国 - 现代 IV. ①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212522 号

Title: Les Echelles du Levant

Author: Amin Maalouf

Copyright © 1996 by Editions Grasset & Fasquelle.

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Divas International, Paris

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8 by Beijing Red Dot Wisdom Cultural Development Co.,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

版权登记号: 01-2018-6790

地中海东岸诸港

DIZHONGHAI DONGAN ZHUGANG

出 版 人	李声笑
著 者	(法) 阿敏·马卢夫
译 者	牛振宇
特 约 编 辑	黄 冀
责 任 编 辑	王 颂
封 面 设 计	隋 军
出 版 发 行	民主与建设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
电 话	(010) 59417747 59419778
社 址	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中路 10 号望海楼 E 座 7 层
邮 编	100142
印 刷	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版 次	2018 年 12 月第 1 版
印 次	201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	889 mm × 1087 mm 1/32
印 张	7
字 数	150 千字
书 号	ISBN 978-7-5139-2298-2
定 价	68.00 元

注: 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。

在一个乌贼墨般漆黑的世界里
一个土耳其人和一个亚美尼亚人
仍然可以是兄弟

序 曲

这个故事不属于我，它讲述的是另一个人的一生。并且是用他本人的语言，我只是在他的表述有些条理不清或是结构混乱时稍加调整。这是他认为的真相，是与其他所有真相同样有价值的真相。

他会不会偶尔也对我说了谎？我不知道。万一有，那也一定不是关于她，关于这个他爱的女人，关于他们的见面，他们的迷失，他们的信仰和希望的幻灭。我有证据证明这一点。但是，对于他人一生中每一阶段的动机，对于他太不寻常的家庭，对于他的理智如此奇怪如潮水般的时起时落——我想说的是从疯狂到理性，从理性到疯狂之间不停地涌动——很可能他没有告诉我全部。不过，我相信他并没有恶意。那是因为他对自己的记忆，以及自己的判断并不十分确定，我也很赞同这一点。他始终是出于好心。

我是在巴黎遇到他的，那是 1976 年 6 月，在一节地铁车厢里，纯属偶然。我还记得自己当时嘟囔了一句：“是他！”不需要几秒钟，我就能把他认出来。

在那以前，我从来没有见过他，也没有听过他的名字。我只是几年前在书上看到过一张他的照片。他并不是一个著名人物。好吧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是有名的，因为他的照片出现在我的历史课本里。当然并不是一幅下面注释着名字的伟人肖像。照片里是聚

在码头上的一群人，背景是一艘大型邮轮，几乎占据了整幅画面，只留下一小块天空。文字介绍说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，很多旧世界的人到欧洲参战，加入法国抵抗运动，他们回国后受到英雄般的欢迎。

事实上，在码头的人群中间，出现了一个令人着迷的年轻男人的脑袋。他头发明亮，皮肤光滑，带着点孩子气，脖子歪向一边，就像刚刚被戴上花环。

对着这个画面，我不知道盯了多久！在学校里，我们连续四年都使用同一个历史课本，每年学习其中的一段：首先是荣耀的古代，从腓尼基人的城市到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服；之后是罗马人，拜占庭人，阿拉伯人，十字军，马穆鲁克人；接下来是奥斯曼人四个世纪的统治；最后是两次世界大战，法国人的托管，独立……对于我来说，我是完全没有耐心等待正常的教学进度的。我对历史充满热情。最开始的几个星期，我就已经浏览过了整本书，随后不知疲倦地读了一遍又一遍，书页被折，被弄皱，缺了角，加了很多注解和评论，包括乱写乱画的、笔记还有感叹词。到最后，这本书成了一团可怜的废纸。

这些只是为了说明我确实把盯着这幅画面当成了一种乐趣，并且记住了其中的所有细节。究竟是什么令我如此着迷？或许在这个差不多是我巴掌大的长方形画面里，有我在那个年纪所梦想的一切：海上旅行，冒险，献身，荣耀，最重要的可能是那些对胜利而归的英雄充满仰慕的年轻女孩们。

现在，英雄就在这里。在我面前，在巴黎，站在地铁里，抓着一根金属杆，被一群不认识的人挤在当中，默默无闻。但永远是这个着迷的眼神，老男孩般光滑的皮肤，一头明亮的头发（今天已经

变白，昨天或许还是金黄)，永远是这个歪向一边的脖子，我怎么能认不出来？

当他在志愿兵站下了车时，我跟上了他。那一天，我本来要赴另外的约会，但是我做出了选择：原本要见的那个人，可以下午或是明天再联系；而他，如果失去了他的踪迹，那我确信再也见不到他了，永远。

一走到大街上，他就停在了街区的地图前面。他先是向前靠近，鼻子都快碰到地图上了，然后向后退，像是在寻找最佳的距离。这是我的机会，我走到他跟前。

“也许我可以帮帮您……”

我说话时带着旧世界的口音，他从几个词就听了出来，并给了我一个友好的微笑，但随之而来的却是十分的惊讶。我从中看出了一种不信任，并且我觉得自己没有看错。不信任，是的，甚至是一种难堪的恐惧。这是一个男人觉得自己被人跟踪后的反应，但是他又不能完全确定，而且他不想没理由地发脾气，或者显得自己很失礼。

“我正在找，”他说，“一条应该就在这附近的街道。街道的名字叫于贝尔·于格。”

我立刻给他指了出来。

“就在这儿。他们只写了H·于格，写得那么不清楚……”

“谢谢你的好意！谢谢你指责地图的作者，而没有说我老眼昏花！”

他说话的语调轻柔又缓慢，好像每个词在说出口之前，都要先掸掉上面的灰尘。他的句子总是正确而讲究，没有省略和缩合，没有常见的表达法；有时甚至完全相反，显得古老而又过时，好像他

更多的时候是和书本对话，而不是和他的同类。

“过去，我都是靠本能指引自己，根本就不看地图的。”

“那条街不远，我可以带你去，我对这一带很熟悉。”

他请求我不要这么做，但只是单纯地出于礼貌而已。我坚持带他去，三分钟之后，我们就到了。他停在街角，眼睛缓缓地巡视了一圈，然后带着点轻蔑的口气说道：

“这是一条小路。一条特别小的路。但是说到底，这还是一条路。”

这种评论极度的平淡无奇，让他在我眼中显得有些古怪。

“您在找哪个门牌号？”

我本来想把他拉回到正确的方向来，但是没能成功。

“没有什么特别的门牌号。我只是来看看这条路。我要走上去，然后从对面的人行道再走下来。我不想再耽搁您的时间，您肯定还有别的事要忙。感谢您之前的陪伴！”

走到这一步，我可不想就这么离开，我需要搞清楚这些事。这个人举止的怪异并没有让我的好奇心减少半分。我决定忽略他最后的几句话，就像那不过是另外几句客气话而已。

“您在这条路上一定有什么回忆！”

“不。我从来没有来过这里。”

我们又肩并肩走在了一起。我不时地瞥一眼观察他，而他，总是抬起头，欣赏街边的建筑。

“少女柱。坚固又稳定的艺术。一条漂亮的富人区街道。有一点窄……底层的房子应该比较暗。可能除了那边，靠着大路的那边。”

“您是建筑师！”

我的话突然冒出来，就像回答一个猜谜游戏一样。只不过，为了不显得跟他太熟，我的语气中带着一点刚刚好的疑问而已。

“根本不是。”

我们已经到了街道的尽头。他突然停下来，然后抬起头，看看蓝色和白色牌子上写的是什麼。接着又低下头，陷入了沉思。原本垂下的手臂，很快就伸向前方，手指很奇怪地交叉着，像是捧着一顶想象出来的帽子。

我站到了他身后。

于贝尔·于格路

抵抗者

1919-1944

等他回过神，转过身时，我才带着一些不好意思问道，语气就像是在葬礼上低声嘀咕似的：

“您认识他？”

他用同样的语气悄悄回答：

“他的名字对我没有任何意义。”

他没有理会我的困惑，而是从口袋中拿出一个笔记本，在上面简单记下几句话。随后对我说：

“人们告诉我，在巴黎有三十九条小路、大街，还有广场是以抵抗者的名字命名的。我已经参观过了二十一个，在这之前，还剩下十七个，或者说十六个，如果不算戴高乐广场的话，我以前曾经去过那里，当时还叫‘星形广场’……”

“那您打算参观所有的？”

“四天，我的时间充裕的很。”

为什么是四天？我只能找到一种解释：

“之后，您要回国了？”

“我想不会……”

突然，他像是完全沉浸在了自己的思考中，离我很远，离这条于贝尔·于格路也很远。难道我不该提起他的国家，以及回国？但也可能是提到的“四天”让他陷入了沉思。

我不可能在他的灵魂中更进一步，所以我决定还是岔开话题。

“所以您并不认识于贝尔·于格。但是您对抵抗运动这么感兴趣，肯定也不是出于偶然……”

他反应了一会儿才做出回答——他需要点时间才回过神来。

“您刚才说？”

我需要重复一遍我的观点了。

“确实是。战争期间我来到法国求学，认识了一些抵抗者。”

我差点就说出了历史课本里的那张照片……但我及时制止了这个想法。否则他可能认为我是故意跟踪他的。他甚至可能认为我在监视他，可能都好几天了，并且我可能在谋划什么卑鄙的事……不，最好装作什么都不知道。

“在那些年里，您肯定失去了一些朋友。”

“事实上，是有一些。”

“您本人呢？您没有拿起武器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您选择全身心地投入学业……”

“并不完全是……我本人也是秘密活动者。就像所有人一样。”

“当时，也并不是所有人都在游击队里。在我看来，您太谦

虚了。”

我本来以为他会争辩，但是他什么都没说。于是我又重复了一遍：“在我看来，您真的是太谦虚了！”带着十分开心的语气，好像这是一个结论，而不是一个询问。这也是我作为一个记者的小伎俩，并且总会奏效，因为他的话突然变得多起来。他的语速仍然是那么慢，但并没有影响他说话时的热情。

“我跟您说的都是事实！我当时从事一些秘密活动，就像其他成千上万的人一样。我既不是最年轻的，也不是最年长的；既不是最胆小的，也不是最英勇的。我也没做出过任何值得纪念的事……”

通过一些优雅的词汇和动作，他成功地表达了自己的气愤，但是并没有对我这个如此固执的对话者有任何的敌意。

“您当时学的是什么？”

“医学。”

“我想，在战后您又重拾学业了吧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这个“没有”也太生硬了。我冲击到了他身上的某些东西。他又陷入了思考，然后才对我说：

“您肯定还有很多事要做。我不想再耽误您……”

他很礼貌地想把我打发走，我一定是触到了一个痛点，但是我十分坚持。

“三年以来，我对这段时期的历史十分痴迷，战争，抵抗运动……我已经啃过几十本关于这个主题的书籍了。要怎么跟您解释，能和一个经历过这一切的人像这样聊一聊，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啊！”

我没撒谎。从他的目光中我能看出，他的迟疑有了一定的缓解。

“您知道么，”他说，“我就像一条被堵塞了太久的河流。一旦被打开一个缺口，我就不会闭嘴了。尤其是接下来的这些天我并没有什么事好做……”

“除了清点剩下的十六还是十七条街道……”

他笑了起来。

“这些，只不过是让我这几天更充实一点，等着……”

我又一次想问他究竟在等什么。但是我也害怕他再次陷进自己的思考里，真的。看起来，向他提议到隔壁街上的咖啡馆里坐坐才是明智的选择。

我们在露台上坐好，眼前摆上了两杯蒙着水汽的啤酒，我又回到了正题。关于他中断的学业。

“解放日之后的第二天，我就像喝醉了一样。我需要一段时间让自己清醒。太长的时间。随后，我就再也没有心思继续学业了。”

“那您的父母呢？他们没有坚持？”

“是我想当医生的。我的父亲一直都对我另有安排，他更希望……”

他停顿了一下。可能这是最后一次犹豫吧，因为他盯了我很长时间，好像要把我看透了，才肯说出那些话。

“我的父亲希望我成为革命的伟大领袖。”

我实在没办法阻止自己笑出来。

“是的，我知道，在普通的家庭里，父亲会坚持让儿子学医，儿子却想去闹革命。但是我的家庭并不能被归在这些‘普通家庭’

里……”

“如果我理解的没错，您的父亲肯定第一时间就投身到了革命中。”

“无疑就像他自己标榜的那样，但我们还是称为精神上的反抗吧。他的脾气一点都不坏，这一点先记好。甚至，还很乐观、随和，但是内心却十分反抗。”

“反抗什么？”

“反抗一切！法律、宗教、传统、金钱、政治、学校……要一一列举的话简直太多了。反抗一切改变的，反抗一切不变的。反抗‘愚蠢和没品位以及生锈的大脑’，他这么说。他所梦想的是世界的巨变。”

“是什么让他有这样的态度？”

“很难讲。但是在他的早年间，确实有一些因素，可能会加剧他的怨恨。”

“我想他是来自底层的人吧……”

“你想说的是穷人？这一点，你可是错了，我年轻的朋友，你可是完完全全的错了。我们的家庭……”

说到这些，他低下了头，好像这让他羞愧。但我觉得他更多的是想掩饰自己的骄傲。

是的，今天再想起这些，我已经很确信，当他跟我说这些时，他正是对自己的骄傲感到羞愧：

“我来自一个统治了东方很多年的家庭。”

那一天，我们聊啊聊，一直到聊到深夜。先是在咖啡馆；随后在灯火通明的城市里散步；最后到了晚上，则是坐在一个啤酒馆

里，在巴士底广场。

究竟是从哪一刻开始，我决定让他讲述自己的一生，完全从生命的一端到另一端？看起来，从我们最初的几句话算起，当他轻描淡写，甚至还略带歉意地提起我认为很重大的事件时，我就已经为他的这种谈话方式所折服了。他身上这种天然的谦逊让我觉得他特别随和。还有他每次微笑时流露出的虚弱，他那寻求我的赞同，并对我极偶尔显露出的厌倦感到不安的眼神。以及他不停挥舞，不停摆动，有时交叉在一起的，纤细光滑，一看就没有干过重活，并且不知道如何替他服务的双手。

如果要讲一讲我如何争取到他的同意，那一定是枯燥乏味的。枯燥乏味，并且是骗人的，因为今天我已经知道，他同意我设这个局，其中的原因与我的理由和技巧完全无关。

我是这样认为的：这件他必须等待四天的重要的事，这件我从来没有敢问起的事，一直就在那里；他不愿意去想，但与此同时，他又完全不能去想另外一件事。除了对往事的怀念，这种对正视自己真实想法的恐惧，也是他参观这些以抵抗运动英雄们的名字命名的街道的原因。和我会面能够更加有效地让他分心。我将完全占据他等待的这几天，摇晃他，刺激他，纠缠他，逼着他一遍又一遍地回忆过去，而无暇思考未来。

目 录

序曲	01
周四早上	01
周四晚上	39
周五上午	79
周五晚上	105
周六早上	129
周六晚上	151
最后一夜	183
周日	195

周四早上

根据我的笔记，我遇见他是在一个星期三。第二天早上，从九点开始，我们又在他酒店的房间里见面了。房间很窄，但是天花板很高，墙上贴着草绿色的墙纸，上面装饰着雏菊——这个竖起来的草坪还真是奇怪……

他让我坐在唯一的沙发上，自己则更喜欢在房间里大步地走来走去。

“你觉得我们先聊聊什么呢？”他问道。

“最简单的就是从开始处开始。您的出生……”

他沉默着继续逛了两分钟。随后用一个问题当作对我的回答：

“您确定，一个人的一生是从出生开始么？”

他并没有等着我回答。这不过是他开启故事的一种方式。我把话语权完全留给了他，决定还是越少打断越好。

我的生命开始于我出生前的半个世纪，一切要从博斯普鲁斯海峡岸边一间我从来没有去过的房间说起。一出悲剧发生了，一声尖叫回响着，一波疯狂的浪潮迅速蔓延，永远不会终止。所以在我来到这个世界之前，我的生命早已经开始了。

伊斯坦布尔发生了一些事件。对当时的人来说，十分严重；而